

中国现代散文选

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編

• 1 9 6 3 •

中国现代散文选

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

1963年·北京

校 內 使 用

中国现代散文选

1963年8月印刷

149,000字 1—500册

统一书号: 10011·23

定价(4): 0.62元

目 次

好的故事	魯 迅 (1)
过 客	魯 迅 (3)
从百草园到三味書屋	魯 迅 (9)
为了忘却的記念	魯 迅 (13)
夢与现实	郭沫若 (21)
竹陰讀画	郭沫若 (23)
霧	茅 盾 (28)
• 白楊礼贊	茅 盾 (30)
那个城	瞿秋白 (32)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	叶圣陶 (34)
給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狀	郁达夫 (37)
温州的蹤跡 (一、二)	朱自清 (42)
• 荷塘月色	朱自清 (45)
寄小讀者 通訊四	冰 心 (48)
一只木屐	冰 心 (50)
包身工	夏 衍 (52)
• 廢园外	巴 金 (65)
从鎌倉帶回的照片	巴 金 (67)
密洞陣地战	华 山 (72)
• 承德撤退	华 山 (82)
火炬映紅了長江	刘白羽 (95)

平明小札：早晨的花、路、急流	刘白羽 (98)
誰是最可愛的人	魏 巍 (105)
松树的风格	陶 鑄 (110)
飄動的篝火	朱家勝 (113)
九个炊事員	謝方嗣 (117)
社稷壇抒情	秦 牧 (121)
花 城	秦 牧 (127)
櫻花雨	楊 朔 (132)
雪浪花	楊 朔 (136)
忆当年，穿着細事且莫等閑看！	曹靖华 (140)
記一輛紡車	吳伯蕭 (145)
沙田水秀	陈淺云 (149)
“銅的王国”的貧困	周而复 (156)
秋色賦	峻 青 (162)
白鷺和日光岩	何 为 (168)
生 日	林 遐 (173)
乡村小曲：鋤步、扁担	菡 子 (179)
編選后記	(183)

好的故事

魯迅

灯火渐渐地缩小了，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；石油又不是老牌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。鞭爆的繁响在四近，烟草的烟雾在身边：是昏沉的夜。

我闭了眼睛，向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；捏着《初学记》的手搁在膝髁上。

我在蒙眬中，看见一个好的故事。

这故事很美丽，幽雅，有趣。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，同时又展开去，以至于无穷。

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，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，狗，丛树和枯树，茅屋，塔，伽蓝，农夫和村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云，竹，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，随着每一打桨，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，并水里的萍藻游鱼，一同荡漾。诸影诸物，无不解散，而且摇动，扩大，互相融和；刚一融和，却又退缩，复近于原形。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，镶着日光，发出水银色焰。凡是我所经过的河，都是如此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。水中的青天的底子，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，织成一篇，永是生动，永是展开，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。

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，该是村女种的罢。大红的花和斑红花，都在水里面浮动，忽而碎散，拉长了，缕缕的胭脂

水，然而沒有暈。茅屋，狗，塔，村女，云，……也都浮动着。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，这时是潑刺奔进的紅錦帶。帶織入狗中，狗織入白云中，白云織入村女中……在一瞬間，他們又將退縮了。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，伸長，就要織進塔、村女、狗、茅屋、云里去。

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，美麗，幽雅，有趣，而且分明。青天上面，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，我——看見，——知道。

我就要凝視他們……

我正要凝視他們時，驟然一驚，睜開眼，云錦也已皺蹙，凌亂，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，水波陡然起立，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。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《初學記》，眼前還曠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。

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，趁碎影還在，我要追回他，完成他，留下他。我拋了書，欠身伸手去取筆，——何嘗有一絲碎影，只見昏暗的燈光，我不在小船里了。

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，在昏沉的夜……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。

（選自《野草》。《魯迅全集》第二卷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）

过 客

鲁 迅

时：

或一日的黄昏。

地：

或一处。

人：

老翁——约七十岁，白鬚发，黑长袍。

女孩——约十岁，紫发，乌眼珠，白地黑方格长衫。

过客——约三四十岁，状态困顿倔强，眼光阴沉，黑鬚，乱发，黑色短衣裤皆破碎，赤足著破鞋，
腋下挂一个口袋，支着等身的竹杖。

东，是几株杂树和瓦砾；西，是荒凉破败的丛葬；其间
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。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
门；门侧有一段枯树根。

（女孩正要 will 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撬起。）

翁——孩子。喂，孩子！怎么不动了呢？

孩——（向东望着，）有誰走来了，看一看罢。

翁——不用看他。扶我进去罢。太阳要下去了。

孩——我，——看一看。

翁——唉，你这孩子！天天看见天，看见土，看见风，还不够好看么？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。你偏是要看誰。太阳下去时候

出現的東西，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。……還是進去罷。

孩——可是，已經近來了。阿阿，是一個乞丐。

翁——乞丐？不見得罷。

（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蹣跚走出，暫時躊躇之後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。）

客——老丈，你晚上好？

翁——阿，好！托福。你好？

客——老丈，我實在冒昧，我想在你那裡討一杯水喝。我走得渴極了。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，一個水注。

翁——唔，可以可以。你請坐罷。（向女孩，）孩子，你拿水來，杯子要洗乾淨。

（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。）

翁——客官，你請坐。你是怎麼稱呼的。

客——稱呼？——我不知道。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，我就只一個人，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。我一路走，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，各式各樣地，我也記不清楚了，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。

翁——阿阿。那麼，你是從那裡來的呢？

客——（略略遲疑，）我不知道。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，我就在這麼走。

翁——對了。那麼，我可以問你到那裡去么？

客——自然可以。——但是，我不知道。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，我就在這麼走，要走到一個地方去，這地方就在前面。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，現在來到這裡了。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，（西指，）前面！

（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，遞去。）

客——（接杯，）多謝，姑娘。（將水兩口喝盡，還杯，）多謝，姑娘。這真是少有的好意。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！

翁——不要這麼感激。這于你是沒有好處的。

客——是的，这于我没有好处。可是我現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。我就要前去。老丈，你大約是久住在这里的，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？

翁——前面？前面，是墳。

客——（詫异地，）墳？

孩——不，不，不的。那里有許多許多野百合，野薔薇，我常常去玩，去看他們的。

客——（西顧，仿佛微笑，）不錯。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，野薔薇，我也常常去玩過，去看過的。但是，那是墳。（向老翁，）老丈，走完了那墳地之后呢？

翁——走完之后？那我可不知道。我没有走过。

客——不知道？！

孩——我也不知道。

翁——我单知道南边；北边；东边，你的来路。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，也許倒是于你們最好的地方。你莫怪我多嘴，据我看來，你已經这么勞頓了，还不如回轉去，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。

客——料不定可能走完？……（沉思，忽然惊起，）那不行！我只得走。回到那里去，就沒一处沒有名目，沒一处沒有地主，沒一处沒有驅逐和牢籠，沒一处沒有皮面的笑容，沒一处沒有眶外的眼淚。我憎惡他們，我不回轉去！

翁——那也不然。你也会遇見心底的眼淚，为你的悲哀。

客——不。我不愿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，不要他們为我的悲哀！

翁——那么，你，（搖頭，）你只得走了。

客——是的，我只得走了。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，叫喚我，使我息不下。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經走破了，有許多傷，流了許多血。（举起一足給老人看，）因此，我的血不多了；我要喝些血。但血在那里呢？可是我也不愿意喝無論誰的血。我只

得喝些水，来补充我的血。一路上总有水，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。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，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罢。今天連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，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罢。

翁——那也未必。太阳下去了，我想，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，像我似的。

客——但是，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。

翁——我知道。

客——你知道？你知道那声音么？

翁——是的。他似乎曾經也叫过我。

客——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声音么？

翁——那我可不知道。他也就是叫过几声，我不理他，他也不叫了，我也就記不清楚了。

客——唉唉，不理他……（沉思，忽然吃惊，傾听着，）不行！我还是走的好。我息不下。可恨我的脚早經走破了。（准备走路。）

孩——給你！（遞給一片布，）裹上你的伤去。

客——多謝，（接收，）姑娘。这真是……。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。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。（就断磚坐下，要将布纏在踝上，）但是，不行！（竭力站起，）姑娘，还了你罢，还是裹不下。况且这太多的好意，我沒法感激。

翁——你不要这么感激，这于你沒有好处。

客——是的，这于我沒有什么好处。但在我，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全身上可有这样的。

翁——你不要当真就是。

客——是的。但是我不能。我怕我会这样：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，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尸一样，在四近徘徊，祝愿她的灭亡，給我亲自看見；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，連我自己，因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。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；即使有这力量，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，因为她們大概总不愿意有

这样的境遇。我想，这最稳当。（向女孩，）姑娘，你这布片太好，可是太小一点了，还了你罢。

孩——（惊惧，退后，）我不要了！你带走！

客——（似笑，）哦哦，……因为我拿过了？

孩——（点头，指口袋，）你装在那里，去玩玩。

客——（颓唐地退后，）但这背在身上，怎么走呢？……

翁——你息不下，也就背不动。——休息一会，就没有什么了。

客——对咧，休息……。（默想，但忽然惊醒，倾听。）不，我不能！我还是走好。

翁——你总不愿意休息么？

客——我愿意休息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就休息一会罢。

客——但是，我不能……。

翁——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？

客——是的。还是走好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也还是走好罢。

客——（将腰一伸，）好，我告别了。我很感谢你们。（向着女孩，）姑娘，这还你，请你收回去。

（女孩惊惧，敛手，要躲进土屋里去。）

翁——你带去罢。要是太重了，可以随时抛在墳地里面的。

孩——（走向前，）阿阿，那不行！

客——阿阿，那不行的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。

孩——（拍手，）哈哈！好！

客——哦哦……。

（极暂时中，沉默。）

翁——那么，再见了。祝你平安。（站起，向女孩，）孩子，扶我进去罢。你看，太阳早已下去了。（转身向门。）

客——多谢你们。祝你们平安。（徘徊，沉思，忽然吃惊，）

然而我不能；我只得走。我还是走好罢……。 （即刻昂了头，奋然向西走去。）

（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，随即闩了门。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闖进去，夜色跟在他后面。）

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。

（选自《野草》。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）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魯迅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拥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個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；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

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給他一个小盒子，說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臥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門外像是风雨声，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豁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斂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說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腦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結末的教訓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，夏夜乘涼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牆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没有得到，但也沒有遇见过赤練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兩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們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跡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鳥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須积雪盖了地面一兩天，鳥雀們久已无处覓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堆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粃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繩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鳥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繩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頰的“張飞鳥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閨上的父亲所傳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見它們进去了，拉了繩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沒有，費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閨上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，他只靜靜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間去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許是因为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罢，也許是因为将磚头抛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許是因为站在石井欄

上跳了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复盆子们和木莲们！

出門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門进去，第三間是书房。中間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沒有孔子牌位，我們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須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鏡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淵博，他認識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澆，就消釋了。我很想詳細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淵博。現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問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問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臉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問这些事的，只要讀書，因为他是淵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謂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說。年紀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見過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讀書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課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給我讀的书漸漸加多，对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終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蛻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蚂蚁，靜悄悄地沒有声音。然而同窗們到园里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——

“人都到哪里去了！”

人們便一个一个陸續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

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罰跪的規則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喊道：——

“讀書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讀一陣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”的……。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，靜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讀着：——

“鉄如意，指揮倜儻，一座皆惊呢~~~~~；金叵罗，顛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呢~~~~~……。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讀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搖着，向后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先生讀書入神的时候，于我們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作“荊川紙”的，蒙在小說的綉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讀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沒有讀成，画的成績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“蕩寇志”和“西游記”綉的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后来，为要錢用，卖给一个有錢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錫箔店的；听说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沒有了罢。

九月十八日。

（选自《朝花夕拾》。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）